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

做書的人一枝筆不能寫兩樁事，一張嘴不能說兩處話，總得有個先後次序。如今暫把賈大少爺赴河南籌款一事擱下慢表，再把借□萬銀子與他的那個時筱仁重提一提。且說時筱仁自從拿□萬銀子交給黃胖姑生息之後，一個月倒得幾百兩銀子的利息。他此時因為躲避風頭，不敢出面，既不拜客，亦不應酬，倒也度用甚省，每月很多餘幾文。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雖然打了三個月的期限，他同黃胖姑卻是能夠多放一天便多得一天利息。只要黃胖姑不來退還他，他此時沒有正有，決計不來討回的。但是他的為人，原是功名熱中的人，自己雖沒有到廣西同土匪打仗，靠了上代的交情，居然也保舉到一個候補知府。這番上京引見，帶了□幾萬銀子進來，又想謀幹，又想過班。正在興頭的時候，忽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，說他的那個原保大臣舒軍門克扣軍餉，縱兵為匪，誤剿良民，捏報勝仗以及濫保匪類，浮開報銷，……足足參有二□多款。朝廷得奏，龍心大怒，立刻下了一道旨意，叫兩廣總督按照所參各款，查明復奏，不得徇隱。齊巧碰著這位兩廣總督年少精明，勇於任事，不怕招怨；竟其絲毫不為隱瞞，一齊和盤托出，奏了上去，上頭說他「溺職辜恩」，「養癰貽患」，立刻降旨將他革職，拿解來京，交與刑部治罪。廣西防務另派別人接辦。時筱仁因為原參折內有濫保一條，恐干查究；就是查不出，倘若在京鬧的聲名大了，亦怕都老爺沒有事情之時拿他填空，總為不妙。黑八哥一干人也勸他，叫他暫時匿跡銷聲，等避過風頭再作道理，這也是照應他的意思。

有天外邊傳說舒軍門業已押解來京，送交刑部，當由刑部簽掣山西司審訊。聽說已經問過一堂，收入天牢之內。時筱仁當初保此官時，原是靠著上代交情，自己卻未見過那舒軍門一面。自從舒軍門解交刑部之後，雖然亦有幾個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前去看他，同他招呼一切，時筱仁因彼此素昧生平，也樂得裝作不知，求免拖累。

（軍門：提督的尊稱。）

軍說這位舒軍門歷年帶兵，在廣西邊界上克扣的軍餉，每年足有一百萬。無奈他交游極廣，應酬又大。京官老爺們每年總得他頭二□萬銀子，大家分潤；至於裡頭的什麼總管太監、軍機大臣，以及各項御前有差使的人，至少一年也得結交三四□萬；此外還有世交故舊，沾他光的也不少；所以他進款雖多，出款亦足相抵。等到革職交卸，依然是兩手空空。由廣西押解進京，尚在半路，業已借貸度日。門生故吏當中，有兩個天良未泯的，少不得各憑良心，幫助他幾個；其在一班勢利小人，早已溜之大吉。舒軍門是湖南衡州人。他自己歷年在廣西，家小卻一直住在原籍。等到奉著革職上諭，家眷立刻趕到京城。舒軍門家內並無他人，只有一個太太，一個小少爺，年紀不過□二三歲。他外面用錢雖然揮霍，只因一向不大顧家，所以太太手裡並不曾有甚積蓄。到京之後，住在店裡，已經是當賣度日，坐吃山空。他今乃是失勢之人，那裡還有人來問信。

一天舒軍門押解來京，一直送交刑部，照例審過一堂，立時將他收禁。他做官做久了，豈有不懂得規矩之理？這個刑部天牢並不是空手可以進得的，況他又是闊綽慣的人，更非尋常官犯可比。當他在半路上，早已東拚西湊，湊得三千銀子，專為監中打點之用。及至到監打聽，才曉得現在做提牢廳的這位司官老爺是他老把兄、前任山東臬台史達仁之子，本部主事史耀全。這史耀全全年在京充當京官，亦很得這老世叔的接濟不少。所以舒軍門一打聽是他，不禁把心寬了一大半。及至進監不多時候，史耀全便走來看他，口稱：「老世叔暫時委屈。老世叔平日上頭聖眷很好，不過借此堵堵人家的嘴，料想不日就有恩詔，一定還要起用的。至於這裡的一切事情，都有小侄招呼，請老世叔盡管寬心罷了。」舒軍門聽他如此說法，雖然歡喜，但是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」，老世叔雖然不要錢，還有禁卒人等，未必可以通融的，便把湊到的三千銀子取出來交與史耀全，托他上下代為招呼。史耀全嘴裡雖說不要，卻早已伸手接了過來，順手點了一點，大大小小的銀票，一共只有三千銀子。數完之後，仍舊交還了舒軍門，說道：「老世叔的事小侄自可效勞，何必定要這個。況且老世叔在這裡頭，至多不過三五日，一定就要出去的，盡管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舒軍門聽他說話，不覺信以為真。

列位看官，要曉得刑部羈禁官犯的所在，就在獄神堂旁邊，另外有幾間房子。當下史耀全去後，禁卒便把他領到一個所有，乃是三間敞廳。房子雖然軒敞，卻是空空洞洞的，其中一無所有，不但睡覺的床沒有，連著一張桌子、一張椅子也沒有。舒軍門走了進去之後，只好一個人在地下踱來踱去，連個坐處都沒處尋。他老人家生平煙癮最大，從前在大營時候，三四個差官輪流替他打煙還來不及，此時把他一個人丟在這裡，不但煙具不來，而且連著鋪蓋亦不送進。歇了一回，煙癮上來，直把他難過的了不得。沒有進監的時候，早同手下人講明，應用物件，無不立時送進。那知等了三個時辰，還是杳無音信。此時他老人家的眼淚鼻涕一齊發作，漸漸的支持不住，只好暫在牆根底下權坐一回，後來等到天黑，依然不見手下人進來，便曉得其中必有緣故。又拜求禁卒把個史耀全找了來，同他商議。史耀全說：「小侄因為老世叔兩三天就要出去的，生怕老世叔一時看不開，或者尋個自盡，小侄擔當不起，所以就吩咐這屋裡不准多放東西。這也是小侄一片苦心，務求老世叔原諒一二！小侄事情多，容明天再來請安罷。」說完，掉頭不顧的走了。舒軍門情知不妙，然又無計可施，只得罷手。此時煙癮大發，加以飢火上蒸，更覺愁苦萬狀。擱下慢表。

且說舒軍門由廣西押解來京，手下只有一個老伴當，現在也保舉了武官兩個差官，都是在跟前當差當久了的。軍門平時待他們還好，所以他三個不得不跟了軍門吃這一趟苦。然而三個當中，只有一個老伴當，名喚孔長勝，一個差官，名喚王得標，這二人還肯掏出一點忠心，替軍門謀幹。此外還有一個差官，名喚夏武義，因他排行第□，大家都叫他夏□。他為人卻與那兩個不同：自從軍門壞事之後，他一直就想另覓枝棲；因被孔、王兩個再三相勸，方才一路同來。到京之後，也不問軍門死活，把一應事務統通卸在孔、王二人身上，他卻早已訪親覓友，幹他自己的去了。孔、王兩個奈何他不得，只好聽其所為。後文再敘。

且說孔、王兩個送舒軍門進了刑部監，以為軍門身邊有三千兩銀票，大約上下可以敷衍，他兩人便把煙具、行李收拾齊整，預備跟著送到裡邊。豈知走到門前，為禁卒們所阻，口稱：「提牢史老爺吩咐：軍門所犯案情重大，既不容跟隨人等進監探視，亦不准將行李、食物私相傳遞。倘有不遵，一概重辦。」舒軍門將要進監的時候，曉得自己三千兩一定不夠，滿腹盤算：「京官當中受過我接濟的人雖然不少，然而京官窮的居多，不可前去開口。至於大員當中雖然也有些用我錢的，但念我此時業已身犯重罪，死活未知，只盼他們顧念前情，肯替我在上頭說一兩句好話幫扶我叫我不得死，便已盡夠，那裡還有向他們借貸之理。」想來想去，一籌莫展。後來忽然想到順治門外有個開鏢局的涿州盧五。這盧五從前本是馬販子出身。舒軍門歷年統帶營頭，營裡用馬都是他販賣前去。營盤裡的錢比別處賺的容易，他就此興家立業，手內著實有錢。他為人又愛交朋友，最有義氣。使的一手好雙刀，因此江湖上又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為「雙刀盧五」。盧五從前為了一件甚麼案件也曾下過刑部監，後來遇赦得放。他在刑部監時，禁卒人等著實得過他好處，因此刑部裡面沒有一個不曉得他的。舒軍門既然想著了他，便同孔、王兩個說知。

孔、王兩個這日見軍門進監之後，內外膜不通氣，諒係人情未曾托到，一時走頭無路，便急急奔到順治門外去找雙刀盧五。誰知奔到那裡，盧五已於五天前頭因事出京，直把他二人急得要死，恨不得哭出來。鏢局裡人問起根由，才曉得是舒軍門派來的差官。登時鏢局裡的人異常殷勤，連說：「五爺幾天頭裡就提起軍門不日到，齊巧有事，他老人家回家去了。五爺臨走的時候曾經有過話：倘或軍門到京，短了一萬、八千使費，盡管來取……又局裡伙計們幫著招呼。」說罷，便吩咐備飯，款待二位。孔、王兩個道：「現在不拘你們那一位趕緊幫著到部裡替軍門招呼招呼就夠了！軍門從午刻進監，到如今鴉片煙還沒送進去，不曉得在裡邊怎樣吃苦哩！」盧五的伙計一聽這話，便有一個瘦長條子挺身而出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陪兩位一同前去。」說罷，便到後面牽出一匹馬。孔、王兩個自有牲口。當時三人同時上馬，一個轡頭到得刑部監。這盧五的伙計名喚耿二，本是盧五結義的朋友。盧五那年犯案下刑部監，一應都是耿二替他跑腿。

當下刑部監裡的人一見是他，一齊趕著叫「二爺」。耿二道：「現在舒軍門舒大人到這裡，諸位有什麼說話，一齊在小弟身

上。舒大人雖然帶了這多年的營頭，但他是個清官，諸位得原諒他一二！」一千人道：「二爺一句話，比一萬兩銀子還重！二爺到這裡，不用吩咐，我們一齊明白。不過提牢老爺跟前，須得二爺自己去同他言明一聲，現在的事情倒不是我們下頭為難。」耿二便問：「提牢是那一位老爺？」眾人說：「是史耀全史老爺。」耿二說：「不認得。」當下便有一個老禁卒說：「我帶你去。我先替你通報，你倆好說話。」耿二應允。老禁卒果然上去同史耀全唧唧噥噥的半天，然後下來招呼耿二。

耿二見了史耀全，叫了一聲：「老爺」，又打了一個千。史耀全也把身子呵了一呵。史耀全聽了老禁卒先入之言，心上早有底子。耿二說不滿三句，他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舒大人沒有錢，我們是世交，豈有不曉得的。但是我們這些同寅當中，當他是塊肥肉；我們又是世交，我倘若拿他少了，人家一定要說我用情在他身上。真正說不出的冤枉！舒大人一進來就交給我三千票子。你想，這們大的一個衙門，加上他老人家的身分，叫我拿他這三千兩派給那一個好？幸虧你來了，這事情我們就有了商量的了。」耿二道：「三千兩不夠，小的亦知道。但是舒大人亦是實在沒有錢，各位大人跟前，少不得總求老爺替他擔代一二。現在小的既求老爺替他周全，斷乎不能再叫老爺為難。准定小的回去，明天再湊三千銀子送過來。至於下頭的這些伙計們，由小的去同他們商量，不敢再要老爺操心。」史耀全聽了方才無話。但是三千兩頭要當天交進來。耿二說：「天已黑了，那裡去打票子！就是有現元寶也不能抬了進來，叫人看著算個什麼樣子呢！」復由老禁卒從中做保，准他明日一早交進，此事方才過去。

且說舒軍門這日在監裡足足等到二更多天，方見手下人拿了煙具、鋪蓋進來，猶如絕處逢生，說不盡他那種苦惱情形。當下急急開燈，先呼了□幾口煙，方慢慢的問起情由。差官就把前後情形統通告訴了他。舒軍門聽了耿二又答應史耀全三千銀子，不禁大為詫異道：「他這人還算人嗎！他同我拉交情，說明不要我一個大錢！怪道我左等右等總不見你們進來，原來是嫌三千太少！既然嫌少，當時何不與我言明？一定要磨折我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」差官道：「到了這地方還有甚麼道理好講，不全是他們的世界嗎！」舒軍門嘆了一口氣，差官又說：「別有限，倒是這一罐子鴉片煙可就值了錢了。」軍門問：「多少？」差官回：「一應上下，都是盧五的伙計耿二擔在身上，也不曉得是多少。但是這罐鴉片煙拿進來，另外是三百兩。」舒軍門聽了吐舌頭。自此以後，舒軍門的差官便時常進監探望，送東西，一應使費都是盧五局裡擔付。過了幾天，盧五回京，又親自進監問候。不在話下。

目下再說時筱仁太守因為舒軍門獲咎，暫避風頭，不敢出面。他生平最是趨炎附勢的，如何肯銷聲匿跡。如今接連把他悶了好幾個月，直把他急得要死，心想：「我這人總得想個出頭之日才好！」

合當有事：舒軍門押解到京，收入刑部，太太聞信，亦來探望。三個差官曉得太太已從原籍到京，大家便搬在一塊兒住，以便商量辦事。家裡的人都曉得軍門外面交情很少。孔、王兩個又趁進監探望的時候細問軍門，某人有什麼交情，某處有銀錢來往，一一問明，以便代為設法。時筱仁到京已久，畢竟有曉得他的蹤跡的，就將他的住處、履歷，詳細通知舒軍門一邊。軍門的兒子小，一切都是孔、王兩個架著太太親自出去向人討情。這天得知時筱仁在京，又探明這時筱仁的官乃是軍門所保；一來彼此本有淵源，二來也曉得這時筱仁手頭素裕，當下便由舒太太帶著兒子同了孔、王兩個趕到時筱仁寓處求他幫忙。時筱仁見面之後，著實拿舒太太安慰，連說：「小侄這個官兒還是軍門所保，小侄飲水思源，豈有坐視之理？老伯母盡管放心！……」舒太太聽他此言，以為總有照應，便也不往下說，帶了兒子欣然而去。

那知過了兩天，杳無消息。不得已寫上一信，差人送去，寫明暫時借銀五千兩。誰知時筱仁接信之後，立刻回復一封信來，上說：

「小侄此番北上，只湊得引見費一千餘金。原為親老家貧，亟謀祿養；詎料軍門獲咎，人言藉藉，小侄轉為所誤，避匿至今，不特將引見費全數用完，此外復增虧累不少。若論上代交情，以及小侄知遇，析應勉力圖報，聊盡寸心；無如小侄此時實係進退兩難，一籌莫展。效力不周之處，伏乞格外海涵，不勝感荷」云云。舒太太得信，大為失望，不免背後就有不滿意於他的話，說他「不是無錢，明明是負義忘恩，坐視不救」。不料舒太太只顧恨罵時筱仁。旁邊倒觸動了一個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跟著舒軍門進京的差官，夏□夏武義便是。

這夏□自從跟隨軍門進京，一路上怨天恨人，沒有一些些好聲氣。軍門現是失勢之人，也不同他計較。自從軍門進了監，他鎮日在寓處，除掉吃飯睡覺之外，一無事事，有時還要吃兩杯酒，吃醉了借酒罵人。起先孔、王兩個還將他好言相勸，後來人家一開口，他的兩只眼睛已豎了起來，因此孔、王兩個也就相戒不言。舒軍門的太太本是個好人，更不消說得了。

這夏□京城之內也很有幾個朋友。無奈同他來往的都是混混一流。曉得夏□在外邊久了，一定發了大財，那些朋友起初都來想他好處；等到想不著，也就漸漸的疏遠了。所以夏□自從到京，轉眼已是三個月。除了這裡，另外總弄不到一條出路，因此便悶在家，也不出去。這兩日無意之中曉得軍門太太去找時筱仁，偶然聽人說起「時筱仁官居知府，廣有錢財」，他便動了「擇木」之思。後來舒太太向時筱仁借錢不遂，背後罵時筱仁如何忘恩，如何負義，他一一聽在耳中。忽然意有所觸，於無事時向孔、王兩個把時筱仁的履歷、住處一一問明，等到黃昏時候，便借探友為名，一直徑到時筱仁寓處，打門求見。

連日時筱仁正為舒軍門信息不好，朝廷有嚴辦的意思，他恐怕牽邊，終日躲避在家，不敢出外。正在一個人自怨自艾，連說：「我有了這許多錢，早知如此，一個實缺道台都可以到手了。只為捐班不及保的體面，所以才走了他的門路。誰知如今反為所害，弄得不敢出頭。今天又有人來說：「這老頭子在廣西時節，部下兵勇暗中都與會黨私通，所以都老爺才參他縱兵為匪，養癰成患。現在又不廷寄給廣西巡撫，說他手下辦事的人難保無會黨頭目混跡在內，叫廣西巡撫嚴密查辦，務絕根株。我雖不在他手下辦事，然而他之所保，不免總有人疑心我們都是一黨。我今總得想個法兒，洗清身子才好，否則便是一輩子也無出頭之日！……」

（廷寄：當時朝廷給地方高級官吏的諭旨，不由內閣明寄而由軍機處密封交兵部捷報處交驛站遞寄。）

時筱仁正在一個人自思自想，不得主意的時候，忽然管家來回：「舒軍門跟來的差官夏某人前來求見。」時筱仁一聽「舒軍門」三個字，還當又是來借錢的，想要回頭不見。管家道：「這姓夏的說過，他雖在軍門公館裡當差，此來卻非為軍門之事。」時筱仁聽了這句，不覺心上一動，便道：「你去領他進來。」霎時夏武義進來，叩頭請安。時筱仁摸不著他的底細，急忙彎著腰去扶他。又像還禮又像不還的同他謙遜了一回。時筱仁叫他坐，他不敢坐，口稱：「標下理當伺候大人，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。」時筱仁還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來意，又道：「你是軍門跟前的人，我也是軍門保舉的，我們自己一家人，你還同我鬧這個嗎？」夏□聽了，方斜靠著身子坐下。當下言來語去，無非一派寒暄之詞。兩人雖都有心，然而誰摸不著誰的心思，總覺得不便造次。

後來還是時筱仁熬不住，先試探一句道：「這兩天軍門的信息很不好，你曉得不曉得？」夏□道：「說是亦聽見人家說起，但是上頭究竟是個甚麼意思？依大人看起來，軍門到底幾時可以出來？」時筱仁道：「放出來的話，如今還說不到哩。能夠不要他老人家的命，已經是他的造化。」夏□忙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時筱仁便把都老爺又參，以及重派廣西巡撫密查的話說了出來。夏□半天不言語。

時筱仁把身子湊前一步，道：「我請教你一樁事情。」夏□一聽「請教」二字，不覺肅然起敬，忙說：「大人有話請吩咐。」時筱仁道：「我的官雖是軍門所保，但是我並沒有在他手下當過差使。像你跟軍門年代久了，軍門所辦的事究竟如何？都老爺所參的到底冤枉不冤枉？你我是自己人，私下說說不妨事的。」夏□聽到此話，覺得意思近了一層，也把身子向前湊了一湊，道：「這話大人不問，標下也不敢說。論理，標下跟了他□幾年，受了他老人家□幾年好處，這話亦是不該應說的；但是大人是自家人，標下亦斷無欺瞞大人之理。」時筱仁道：「我這裡你說了不要緊的。」

夏□又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說起這位軍門來，在廣西辦的事，論起他的罪名來，莫說一個頭不夠殺，就有□個八個頭也不夠殺！」時筱仁忙問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夏□道：「國家『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』，別的不講，這兩句話是人所共知的。這位軍門自從到廣西的那一年，手下就有四□個營頭。大人，你想，四□營頭，一年要多少餉？你猜實實在在有多少人？」時筱仁道：「六七成總有。吃上三四成，也就不在少處了。」夏□道：「只有倒六折！——這也不必去說他。初到的兩年，地方上平靜，沒有土匪，

雖然只有四成人，倒也可以敷衍過去。近來四五年年成不好，遍地土匪，他老人家還是同前頭一樣。你說怎麼辦得了呢？標下聽得人家說，那老爺折子上還有一句叫做甚麼『縱兵為匪』，標下起先聽了還不懂，到後來才明白。說他叫後伙匪，這句話是假的；但是兵匪串通一氣，這句話卻是實在不冤枉他。」時筱仁道：「照你說來，軍門該應著實發財了，怎麼如今還要借帳呢？」夏□道：「錢雖嫌的多，無奈做不了肉。大人，你想，光京城裡面，甚麼軍機處、內閣、六部，還有裡頭老公們，那一處不要錢孝敬？東手來西手去，也不過替人家幫忙。事到如今，錢也完了，人情也沒有了，還不同沒有用過錢的一樣。平心而論：我們軍門倘若不把錢送給人用，那裡能夠叫你享用到□幾年，如今才出你的手呢。」

時筱仁道：「都老爺參他還有些別的事情，可確不確？他手下辦事的人，到底有什麼會黨沒有？」夏□道：「標下前後在大營頓過二□來年，有什麼不曉得的。從前還是打『長毛』，打『捻子』的時候，營盤的人敘起來都是同鄉；這裡頭又多半是無家無室的，故爾把同鄉都當作親人一樣。因此就立下一個會，無非是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的意思。有了事情，大家可以照顧。彼此只當做哥兒兄弟看待，同拜把子的一樣，並不論官職大小，亦沒有為非作歹的意思。打起仗來，一鼓作氣，說聲『上前』，一齊上前，所以從前打『長毛』，打『捻子』屢次打贏，就是這個緣故。到後來上頭一定要拿他當壞人看待。大人，你想，吃糧當兵的人有幾個好的？當他壞人，他就做了壞人了。非但當他壞人，而且還要克扣他，怎麼能彀叫他心服呢？至於我們這位軍門，他手下的人未必真有這幫人在內；有了這幫人，肯叫他如此克扣嗎？廣西事情一半亦是官逼民反。正經說起來，三天亦說不完。」時筱仁道：「閒話少講。我只問都老爺所參的事情，可樣樣都有？」夏□道：「總而言之句話：只有些事情都老爺摸不著，所以參的不當。至所參的乃是帶營頭的通病，人人都有的。說起來那一位統領不該應拿問，不該應正法？如今獨獨叫他一個人當了災去，還算是他晦氣呢！」

時筱仁道：「別的不說，但是像你跟了軍門這許多年，吃了多少苦，總望軍門烈烈轟轟帶你們上去，如今憑空出了這門一個岔子，真是意想不到之事。」夏□道：「軍門一面不用去說他了，倒是旁人的氣難受。」時筱仁道：「軍門現在是失勢之人，你還跟了他進京，也算得赤心忠良了，怎麼旁邊人能夠給你氣受？」夏□又嘆了一口氣，隨口編了多少假話，說孔、王二差官如何霸持，借著軍門的事，如何在外頭弄錢；太太又如何糊塗，連著背後罵時筱仁「忘恩負義」的話，統統說了出來。說完了，起來替時筱仁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標下情願變牛變馬，過來伺候大人，姓舒的飯一定不要吃了！」

時筱仁聽了他一番言語，別的都不在意；但是他說軍門還有許多事情連都老爺都不曉得，倒要問問他。「人家說我同他一黨，害得我永無出頭之日。如今借他做個證見，等我洗清身子也好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我用你的地方是有，但是你暫且不要搬到這裡來住，以免旁人耳目。你若是缺錢用，我這裡不妨每月先送你幾兩銀子使用。等到我的事情停當，咱們一塊兒出京，到那時候你的事情都包在我的身上。」夏□見時筱仁應允，而且每月還先送他銀子，立刻爬在地下叩頭謝賞。那副感激涕零的樣子，真是一言難盡。

叩頭起來，時筱仁又問了許多話，無非是舒軍門在廣西時候的劣跡。等到夏□去後，他恐怕忘記，隨手又拿紙筆錄了出來。寫好之後，看了又看，改了又改，整整盤算了一夜。改到一半，忽然擱筆，道：「他現在已是掉在井裡的人，我怕他不死，還要放塊石頭下去，究於良心有虧。」想到這裡，意思想要就此歇手。忽然看見桌子上的一本《京報》，頭一張便是驗看之後分發人員的諭旨。前兩個就是同自己一塊兒進京的，內中還有兩個同時進京，目下已經選缺出去了。時筱仁看了這個，不覺心上又為一動。又想到朋友們叫我暫時避避風頭的話，「照此下去，我要躲到何年何月方有出頭之日！」又一轉念道：「『識時務者為俊杰。』他本來不認得我，雖然他保舉我過班，畢竟是老人家的面子。他受過老人家的好處，他保舉我，只算是補老人家的情。他與我並無來往，我又何必為他耽誤了自己功名。況且他在廣西所做的事情，亦實實在在對不住皇上，我現在就是告發他，也不為過。」想到這裡，忽又轉一念，道：「我去出首，又要證見，又要對質：有了夏□，不愁沒有證見；但是我何犯著同他對質呢？」想來想去，總不妥當。

於是又盤算了一回，想要找個朋友談談心，想：「這些朋友當中，一向只有黃胖姑、黑八哥兩個遇事還算關切。我明天先找他兩個商量商量再說」主意打定，上床安置，未及睡著，天已大亮了。他恐怕誤了正事，立刻起身去找黃胖姑。胖姑被他鬧起，還當他是來提銀子的，心上倒捏了一把汗。及至見面問起來意，時筱仁低低的同他說過，又說：「現在並不求別的，只求我自己洗清身子，好幹我的事業去。」

黃胖姑躊躇了一回，道：「你要洗清身子，目下先要得罪兩個人。」時筱仁請教那兩個。黃胖姑道：「裡頭一個黑總管，外頭一個華老爺。他倆從前著實受過姓舒的孝敬，所以到如今一直還是護庇他。依他倆的意思，本來沒有這回事的，都是琉璃蛋架在頭裡，所以才把他拿問。」時筱仁也曉得他說的琉璃蛋就是現在的徐大軍機了，便問：「他怎麼架在頭裡？」黃胖姑道：「琉璃蛋一定要辦，華老爺一定不要辦，他倆天天在那裡為著這件事抬杠子，有天幾乎打起架來。至於黑總管，聽說他常常在佛爺前替軍門求情，說好話，說甚麼『舒某人有罪，佛爺很可以革掉他的功名，叫他帶罪立功，以觀後效。御史們的話，奴才不敢說他是假；然而風聞奏事，一半別亦是有影無形。舒某人果然不好，為甚麼不在廣西造反，倒乖乖的等上頭拿問呢？』這都是黑大叔的話，是他侄兒親口說給我聽的。照這樣兒，虧你還想出首告他。」時筱仁道：「不是這兩天又被都老爺參的很不好聽，有廷寄叫廣西巡撫查辦嗎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你這話聽那個講的？這班窮都同一群瘋狗似的，沒有事情說了，大家一窩風打死老虎。倘碰著膽子小的，禁不起參，私底下送他們兩個，也是樂得。至於廷寄查辦，還不是照例文章。他的人已經進了刑部，不好提出來問他，何犯著到廣西去查呢？大約又是華老爺敷衍琉璃蛋的。這些話都是人家嚇你的，你當了真，又混出主意了。」

（都：御史尊稱為都老爺，簡稱都。）

時筱仁被黃胖姑一席話說的頓口無言，心想：「到底我走那一條路才好？到在我若是去出首，只好走徐大軍機一路。但是聽胖姑所講，裡頭黑大叔，外面華中堂，都幫著軍門這邊。何以軍門一出了事，八哥反叫我不出面，避避風頭？這是什麼用意呢？」隨又把這話詳細細的請教黃胖姑。胖姑聽了哈哈一笑，頓時又收住了笑，做出一副正言厲色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總而言之句話：凡百事情，都是官小的晦氣。你瞧，一省之中，督、撫被參，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道、府了事。道府被參，弄到後來還不是壞掉一兩個州、縣、佐雜了事。舒軍門的事情雖比不上這些，你也不是他手下的人，然而他總是你的原保大臣。他正在信息不好的時候，你何苦自己去碰在刀上？不要多，只要被都老爺輕輕的帶上一句，你就吃不了。這無非八哥關照你的意思，有什麼別的用意呢。」

時筱仁道：「八哥照應我，總得替我想個出頭的路才好。」黃胖姑又哈哈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有什麼出頭不出頭？你連『財去身安樂』一句話還不曉得嗎？」時筱仁道：「我帶了銀子進京，為的那回事？既然想錢，為什麼不說明，叫我瀟了這兩三個月呢？」黃胖姑一句話在口頭沒有說出，是：「早要你出，你一定不肯多出；必須逼你到這條路上來，然後你方心服情願的多出！」但是這句話又不便向時筱仁說明。只得支吾其詞道：「這不過我想情度理是如此。究竟他們心上想要我多少，他們不說明，我也不會曉得。或者真心照應你，不要你錢也未可定。」時筱仁道：「胖姑，你又要自謙了。這些朋友當中，還有高明過你的？你說的話是法計不會錯的。現在我也不東奔西波了，只要你肯照應我，替我出個主意。徐大人既同軍門不對，他那裡有甚麼路，你替我疏通疏通。至於八哥他叔叔，還有華堂那裡，既然都是幫著這一邊的，那話自然更容易說了。」

黃胖姑此時心中其實路道中已安排停當。但是一時不肯說出，恐怕時筱仁看著事情容易，回稱：「你歇兩日再來候信。」至時筱仁此時心上已經明白：「華、黑兩個是不妨事的，只要有銀子就會說話。惟現在急於打聽徐大軍機這一條路，只要有人代為介紹，等我認得了這個人，彼時舒軍門的事不妨見機而行：能夠替他解開無事，也是我陰功積德；倘然不能，我就順了這邊放上一把火，只要徐大軍機不來恨我，橫豎是沒有人曉得的。」主意打定，因見黃胖姑有叫他「歇兩天再來候信」的話，只得暫時起身相

辭，又在寓中悶守了兩日。

到第三天早上，又來找黃胖姑。黃胖姑便告訴他說：「人是有一個，這人是徐大軍機的嫡親同鄉，而且還是師生，偏偏又是他部裡的司官老爺。一天沒有事，徐大軍機宅子裡也得去上兩趟。所以徐大軍機很歡喜他，有些事情都同他商量，叫他經手。但就本部而論，就有好幾個差使，此外還有幾處，都是吃糧不管事的。如今徐大軍機跟前，除非托他疏通，更沒有第二個。」

時筱仁忙問：「是誰？」黃胖姑便說出王博高來。又道：「這位王公，宦途著實得意得很。新近又被順天府辛大京兆保荐了人材，召見過一次。他的頭又會鑽，不曉得怎麼，弄的軍機處幾位都同他合式起來。召見的那一天，佛爺問軍機給他點甚麼好處。軍機擬了三條旨意。佛爺圈了頭一條，是『免補主事，以員外郎升用』，目下有缺就是他的了。我們也是新近為著別人家一件事相識起來的。但是他的為人，明送是不肯受的；只好說你要拜徐大軍機的門，一切贄見、門包，總共多少銀子，統通拜托了他，托他替你去包辦。他外面做的卻是方正的了不得；你交給他幾千銀子，他事情辦完之後，一定要開一篇細帳，不拘□兩、八兩，五錢、六錢，多少總要還你點，以明無欺。你不必另外送他，他也盡夠的了。我現在把這個人說給你。你果然要辦這一手，我們就去辦了來。」時筱仁道：「銀子呢？」黃胖姑道：「□萬頭非預先說明，一時提不出。你要銀子用，我替你借，你認利錢就是了。」時筱仁明曉得他無非又要借此敲他的重利，然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聽其所為。當下只得滿口應允，連稱「費心感謝」不置，「一切准照老兄吩咐的辦理」。

於是胖姑留他吃過中飯，一同出門，找到博高新搬的房子。家人通報，博高出來。彼此見禮之後，尚未歸坐，博高忽拉胖姑到一旁，咕咕嚕嚕了一回。胖姑走過來，對了時筱仁連連拍手拍著胸脯，說道：「險呀！險呀！我們還算運氣！時筱仁急問：「怎的？」胖姑慢慢的說道：「因為你要拜徐大人的門，你那天托我之後，我跟手就來看博翁。博翁替朋友做事，那是天下第一個熱心腸的人，他便當天出去替你去回徐大人，徐大人跟前倒替你說好了。誰知今天一早博翁上衙門，看見他同寅傅理堂的侄少爺傅子平，也是本部郎中，兩個人閑談，子平就提起他親家畢都老爺已經有個折子做好，一連參了□幾個人：有的是軍門手下辦事的，也有得過軍門保舉的。聽說你筱翁的名字也在內。子平同博翁要好，博翁要替你介紹去見徐大人，這話兩天頭裡也同子平談過，所以子平肚裡有了底子。當時見他親家有此一番舉動，便攔住他親家，叫他不要動手、三日之後復音。子平今日到衙門，會見了博翁，就告訴了博翁。博翁也托他去攔住他的親家，說：『大家那裡不結交一個朋友，有話彼此可以商量。』博翁曉得你今朝要來，所以約子平一准後天給他回音，叫他親家折子千萬不要出去。剛剛博翁同我講的就是這個話。」

時筱仁聽了這個話，一時不得主意，便請黃胖姑及王博高兩個替他斟酌辦理。當下議定：拜徐大軍機的門，贄見連上下包，一共五千銀子，統通交給王博高經手；將來共用若干，等事情過後，再由王博高開出帳來。傅子平的親家畢都老爺那裡先送三百兩。傅子平經手，送五□兩。說到這裡，王博高便吩咐管家到隔壁把傅老爺請過來。霎時來了，穿的甚是破舊。彼此見面一揖之後，也不及動問姓名，王博高便把他拉到一旁，鬼鬼祟祟了半天，那人便起身告辭。只聽得王博高說了聲「等會四數統由兄弟交過來」。那人道：「舍親那裡有兄弟，請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罷自去。這裡時筱仁見事情已辦得千妥萬當，便亦起身告辭，同到黃胖姑店裡，把借銀子的筆據寫好。黃胖姑又跟手替他把銀票送到王博高宅中。博高接著，就叫人在隔壁把個傅子平找來。

諸公要曉得：隔壁這位傅子平雖然姓傅，何嘗是浙江巡撫傅理堂的侄兒！不過說是傅某人的侄兒，人家格外相信些。至於他的官，卻實實在在是個郎中。京城裡的窮司員比狗還多，候補到鬍子白尚不得一差一缺的不計其數，這位傅子平正吃了這個苦處。因他認得王博高，又是新鄰居，所以時時刻刻來告幫。齊巧這天有了時筱仁的事情，王博高要假撇清，隨借他用了一用，做了一個證見。等到王博高銀子到手，只叫人送過來四兩。然而在他已經餓了好幾天，窮的當賣俱無，雖只區區四金，倒也不無小補，又可以苛延殘喘得好幾日了。這正是當京官的苦處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